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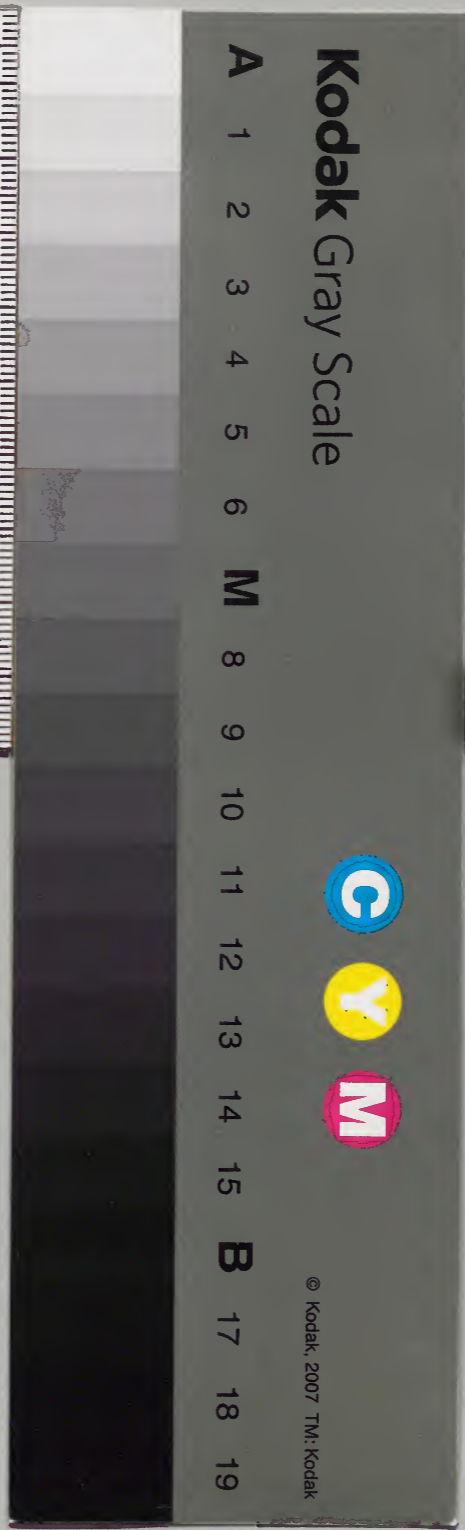
高僧傳

五

內閣文庫		
三〇函	三三〇六	漢書類
二〇架	六	冊號

內閣文庫		
三〇函	三三〇六	漢書類
二〇架	六	冊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306
冊數	6 (3)	
函號	310	108



高僧傳卷第五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淺草文庫

義解二

釋道安一

釋法和二

竺法雅三
重出不刊

竺僧朗四

竺法汰五

釋僧光六

竺僧輔七

竺僧敷八

釋曇翼九

釋法遇十

釋曇徽十一

釋道立十二

釋曇戒十三

竺法曠十四

釋道壹十五

釋慧虔十六

釋道安姓衛氏常山扶柳人也家世英儒早失覆蔭
 為外兄孔氏所養年七歲讀書再覽能誦鄉鄰嗟異
 至年十二出家神性聰敏而形貌甚陋不為師之所
 重驅役田舍至於三年執勤就勞曾無怨色篤性精
 進齋戒無闕數歲之後方啓師求經師與辯意經一
 卷可五千言安賞經入田因息就覽暮歸以經還師
 更求餘者師曰昨經未讀今復求耶答曰即已聞誦
 師雖異之而未信也復與成具光明經一卷減一萬
 言賚之如初暮復還師師執經覆之不差一字師大

驚嗟而敬異之後為受具戒恣其遊學至鄴入中寺
 遇佛圖澄澄見而嗟歎與語終日眾見形貌不稱咸
 共輕怪澄曰此人遠識非爾儔也因事澄為師澄講
 安每覆述眾未之愜咸言須待後次當難殺崑崙子
 即安後更覆講疑難鋒起安挫銳解紛行有餘力時
 人語曰漆道人驚四隣後避難潛於漢澤太陽竺法
 濟并州支曇講陰持入經安後從之受業頃之與同
 學竺法汰俱憩飛龍山沙門僧先道護已在彼山相
 見欣然乃共披文屬思妙出神情安後於太行恒山
 創立寺塔改服從化者中分河北時武邑太守盧歆

聞安清秀使沙門敏見苦要之安辭不獲免乃受請
 開講名實既符道俗欣慕至年四十五復還冀部在
 受都寺徒眾數百常宣法化石虎死彭城王嗣立遣
 中使竺昌蒲請安入華林園廣修房舍安以石氏之
 末國運衰危乃西適牽口山迄冉閔之亂人情蕭索
 安乃謂其眾曰今天災旱蝗寇賊縱橫聚則不立散
 則不可遂復率眾入王屋女林山頃之復渡河依陸
 渾山棲木食修學俄而慕容俊逼陸渾遂南投襄陽
 行至新野謂徒眾曰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
 立又教化之體宜令廣布咸曰隨法師教乃令法汰

詣揚州曰彼多君子好尚風流法和入蜀山水可以
 修閑安與弟子慧遠等四百餘人渡河夜行值雷雨
 乘電光而進前行得人家見門裏有二馬柳之間懸
 一馬篋分七可容一斛安便呼林伯升王人驚出果姓林
 名伯升謂是神人厚相接待既而弟子問何以知其
 姓字安曰兩木為林篋容伯升也既達襄陽復宣佛
 法初經出已久而舊譯時謬致使深義隱沒未通每
 至講說唯叙大意轉讀而已安窮覽經典鉤深致遠
 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諸經並尋文比句為起
 盡之義及析疑甄解凡二十一卷序致淵富妙盡深

旨條貫既序文理會通經義克明自安始也自漢魏迄晉經來稍多而傳經之人名字弗說後人追尋莫測年代安乃總集名目表其時人詮品新舊撰爲經錄衆經有據實由其功四方學士競往師之時征西將軍桓朗子鎮江陵要安暫往朱序西鎮復請還襄陽安以白馬寺狹乃更立寺名曰檀溪卽清河張殷宅也太富長者並加贊助建塔五層起房四百涼州刺史楊弘忠送銅萬斤擬爲承露盤安曰露盤已託汰公營造欲廻此銅鑄像事可然乎忠欣而敬諾於是衆共抽捨助成佛像光相丈六神好明著安旣大

願果成謂言夕死可矣苻堅遣使送外國金箔倚像高七尺又金坐像結珠彌勒像金縷繡像織成像各一尊每講會法聚輒羅列尊像布置幢幡珠珮迭暉烟華亂發使夫升階履闈者莫不肅焉盡敬矣有一外國銅像形製古異時衆不甚恭重安曰像形相致佳但髻形未稱令弟子爐冶其髻旣而光炎煥炳耀滿一堂詳視髻中見一舍利衆咸愧服安曰像旣盡異不煩復治乃止識者咸謂安知有舍利故出以示衆時襄陽習鑿齒鋒辯天逸籠罩當時其先藉安高名早已致書通好曰承應真履正明白內融慈訓所

兼照道俗齊蔭自大教東流四百餘年雖蕃王居士
 時有奉者而真丹宿訓先行上世道運時遷俗未僉
 悟自頃道業之隆咸無以匹所謂月光將出靈鉢應
 降法師任當洪範化洽深幽此方諸僧咸有思慕各
 願慶雲東徂摩尼廻曜一躡七寶之座暫現明哲之
 燈雨甘露於豐草植梅檀於江湄則如來之教復崇
 於今日玄波溢漾重蕩於一代矣文多不悉載及聞
 安至止即往修造既坐稱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彌天
 釋道安時人以爲名各齒後餉梨十枚正值衆食便
 手自剖分梨盡人遍無參差者高平却超遣使遺米

千斛修書累紙深致慙懃安答書云損米千斛彌覺
 有待之爲煩習鑿齒書與謝安書云來此見釋道安
 故是遠勝非常道士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技
 術可以惑常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羣小之
 參差而師徒肅肅自相尊敬洋洋濟濟乃是吾由來
 所未見其人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內外羣書略皆遍
 觀陰陽筭數亦皆能通佛經妙義故所游刃作義乃
 似法簡法道恨足下不同日而見其亦每言思得一
 叙其爲時賢所重類皆然也安在樊沔十五載每歲
 常再講放光般若未嘗廢闕晉孝武皇帝承風欽德

遣使通問并有詔曰安法師器識倫通風韻標朗居道訓俗微績兼著豈直規濟當今方乃陶津來世俸給一同王公物出所在時苻堅素聞安名每云襄陽有釋道安足神器方欲致之以輔朕躬後遣苻丕南攻襄陽安與朱序俱獲於堅堅謂僕射權翼曰朕以十萬之師取襄陽唯得一人半翼曰誰耶堅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既至任長安五重寺僧眾數千大弘法化初魏晉沙門依師為姓故姓各不同安以為大師之本莫尊釋迦乃以釋命氏後獲增一阿含果稱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為沙門皆稱釋種既

懸與經符遂為永式安外涉羣書善為文章長安中衣冠子弟為詩賦者皆依附致譽時藍田縣得一木鼎容二十七斛邊有篆銘人莫能識乃以示安安云此古篆書云魯襄公所鑄乃寫為隸文又有人持一銅斛於市賣之其形正圓下向為斗橫梁昂者為升低者為合梁一頭為籥籥同黃鐘容半合邊有篆銘堅以問安安云此王莽自言出自舜皇龍集戊辰改正即真以同律量布之四方欲小大器鈞令天下取平焉其多聞廣識如此堅敕學士內外有疑皆師於安故京兆為之語曰學不師安義不中難初堅承石氏

之亂至是民戶殷富四方略定東極滄海西併龜茲南苞襄陽北盡沙漠唯建業一隅未能抗伏堅每與侍臣談話未嘗不欲平江左以晉帝爲僕射謝安爲侍中堅弟平陽公融及朝臣石越原紹等並切諫終不能迴衆以安爲堅所信敬乃共請曰主上將有事東南公何能不爲蒼生致一言耶會堅出東苑命安升輦同載僕射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道安毀形寧可參廁堅勃然作色曰安公道德可尊朕以天下不易輿輦之榮未稱其德卽敕僕射扶安登輦俄而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整六師

而巡狩涉會稽以觀滄海不亦樂乎安對曰陛下應天御世有八州之富居中土而制四海宜棲神無爲與堯舜比隆今欲以百萬之師求厥田下下之士且東南區地地卑氣厲昔舜禹遊而不反秦王適而不歸以貧道觀之非愚心所同也平陽公懿戚石越重臣並謂不可猶尚見距貧道輕淺言必不允旣荷厚遇故盡丹誠耳堅曰非爲地不廣民不足治也將簡天心明大運所在耳順時巡狩亦著前典若如來言則帝王無省方之文乎安曰若鑿駕必動可先幸洛陽枕戈蓄銳傳檄江南如其不服伐之未晚堅不從

遣平陽公融等精銳二十五萬爲前鋒堅躬率步騎六十萬到項晉遣征虜將軍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距之堅前軍大潰於八公山西晉軍逐北三十餘里死者相枕融馬倒殞首堅單騎而遁如所諫焉安常注諸經恐不台理乃誓曰若所說不甚遠理願見瑞相乃夢見梵道人頭白眉毛長語安云君所注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任在西域當相助弘通可時時設食後十誦律至遠公乃知和尚所夢實頭盧也於是立座飯之處處處成則安旣德爲物宗學兼三藏所制僧尼軌範佛法憲章條爲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

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天下寺舍遂則而從之安每與弟子法遇等於彌勒前立誓願生兜率後至秦建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異僧形甚庸陋來寺寄宿寺房旣窄處之講堂時維那直殿夜見此僧從窻隙出入遽以白安安驚起禮訊問其來意答云相爲而來安曰自惟罪深詎可度脫彼答云甚可度耳然須更浴聖僧情願必果具示浴法安請問來生所之處彼乃以手虛撥天之西北卽見雲開備覩兜率妙勝之報爾夕大衆數十人悉皆同見安後營浴具

見有非常小兒伴侶數十來入寺戲須臾就浴果是聖應也至其年二月八日忽告眾曰吾當去矣是日齋畢無疾而卒葬城內五級寺中是歲晉太元十年也未終之前隱士王嘉往候安安曰世事如此行將及人相與法乎嘉曰誠如所言師且前行僕有小債未了不得俱去及姚萇之得長安也嘉時故在城內萇與苻登相持甚久萇乃問嘉朕當得登不答曰略得萇怒曰得當言得何略之有遂斬之此嘉所謂負債者也萇死後其子興方殺登興字子略卽嘉所謂略得者也嘉字子年洛陽人也形貌鄙陋似若不足

本滑稽好語笑然不食五穀清虛服氣人咸宗而事之往問善惡嘉隨而應答語則可笑狀如調戲辭似讖記不可領解事過多驗初養徒於加眉谷中苻堅遣大鴻臚徵不就及堅將欲南征遣問休否嘉無所言乃乘使者馬佯向東行數百步因落靴帽解棄衣服奔馬而還以示堅壽春之敗其先見如此及姚萇正害嘉之日有人於隴上見之乃遣書於萇安之潛契神人皆此類也安先聞羅什在西國思共講析每勸堅取之什亦遠聞安風謂是東方聖人恒遙而禮之初安生而便左臂有一皮廣寸許著臂將可得上

下也唯不得出手時人謂之爲印手菩薩安終後十
 六年什公方至什恨不相見悲恨無極安既篤好經
 典志在宣法所請外國沙門僧伽提婆曇摩難提及
 僧伽跋澄等譯出衆經百餘萬言常與沙門法和詮
 定音字詳覈文旨新出衆經於是獲正孫綽爲名德
 沙門論自云釋道安博物多才通經名理又爲之讚
 曰物有廣贍人固多宰淵淵釋安專能兼倍飛聲汧
 壘馳名淮海形雖草化猶若常在有別記云河北別
 有竺道安與釋道安齊名謂習鑿齒致書於竺道安
 道安本隨師姓竺後改爲釋世見其二姓因謂爲兩

人謬矣

釋法和滎陽人也少與安公同學以恭讓知名善能
 標明論總解悟疑滯因石氏之亂率徒入蜀巴漢之
 士慕德成羣聞襄陽陷沒自蜀入關在陽平寺後於
 金輿谷設會與安公共登山嶺極目周睇既而悲曰
 此山高聳遊望者多一從此化竟測何之安曰法師
 持心有在何懼後生若慧心不萌斯可悲矣後與安
 公詳定新經參正文義頃之僞晉王姚緒請往蒲坂
 講說其後少時敕語弟子俗網煩惱苦累非一乃正
 衣服繞佛禮拜還坐本處以衣蒙頭奄然而卒時年

八十矣

竺僧朗京兆人少而遊方問道長安還關中專當講說常與數人同共赴請行至中途忽告同輩曰君等寺中衣物似有竊者如言即反果有盜焉由其相語故得無失朗蔬食布衣志耽入外以禰秦皇始元年移上太山與隱士張忠為林下之契每共遊處忠後為苻堅所徵行至華陰山而卒朗乃於金輿谷崑崙山中別立精舍猶是太山西北之一巖也峰岫高險水石宏壯朗創築房室製窟山美內外屋宇數十餘區聞風而造者百有餘人朗孜孜訓誘勞不告倦秦

主苻堅欽其德素遣使覲遺堅後沙汰眾僧乃別詔曰朗法師戒德冰霜學徒清秀崑崙一山不在搜例及秦姚興亦加歎重燕主慕容德欽朗名行給以二縣租稅其為時人所敬如此此谷中舊多虎災人常執杖結羣而行及朗居之猛獸歸伏晨行夜往道俗無滯百姓咨嗟稱善無極故奉高人至今猶呼金輿谷為朗公谷也凡有來詣朗者入數多少未至一日輒以逆知使弟子為具飲食必如言果至莫不歎其有預見之明矣後卒於山中春秋八十有五時太山復有支僧敦者本冀州人少遊汧壘長歷荆雍妙通

大乘兼善數論著人物始義論亦行於世
竺法汰東莞人少與道安同學雖才辯不逮而姿貌
過之與道安避難行至新野安分張徒衆命汰下京
臨別謂安曰法師儀軌西北下座弘教東南江湖道
術此焉相忘矣至於高會淨國當期之歲寒耳於是
分手泣涕而別乃與弟子曇壹曇二等四十餘人沿
江東下遇疾停陽口時桓温鎮荊州遣使要過供事
湯藥安公又遣弟子慧遠下荆問疾汰疾小愈詣温
温欲共汰久語先對諸賓未及前汰汰既疾勢未歇
不堪久坐乃乘輿歷廂迴出相聞與温曰風痰忽發

不堪久語比當更造温忽忽起出接輿循焉汰形長
八尺風姿可觀含吐蘊藉辭若蘭芳時沙門道恒頗
有才力常執心無義大行荆土汰曰此是邪說應須
破之乃大集名僧令弟子曇壹難之據經引理析駁
紛紜恒拔其口辯不肯受屈日色既暮明旦更集慧
遠就席攻難數番關責鋒起恒自覺義途差異神色
微動塵尾扣案未卽有答遠曰不疾而速杼柚何爲
坐者皆笑心無之義於此而息汰下都止瓦官寺晉
太宗簡文皇帝深相敬重請講放光經開題大會帝
親臨幸王侯公卿莫不畢集汰形解過入流名四遠

開講之日黑白觀聽士庶成羣及謗稟門徒以次駢
 席三吳負袞至者千數瓦官寺本是河內山玩墓王
 公為陶處晉興寧中沙門慧力啓乞為寺止有堂塔
 而已及汰居之更拓房宇修立眾業又起重門以可
 地勢汝南世子司馬綜第去寺近遂侵掘寺側重門
 淪陷汰不介懷綜乃感悟躬往悔謝汰卧與相見傷
 若無人領軍王洽東亭王珣太傅謝安並欽敬無極
 臨亡數日忽覺不念乃語弟子吾將去矣以晉太元
 十一年卒春秋六十有八烈宗孝武詔曰汰法師道
 播八方澤流後裔奄爾喪逝痛貫於懷可賻錢十萬

喪事所須隨由備辦孫綽為之贊曰淒風拂林鳴絃
 映壑爽爽法汰校德無作汰弟子曇壹曇二並博練
 經義又善老易風流趣好與慧遠齊名曇二少卒汰
 哭之慟曰天喪回也汰所著義疏并與郗超書論本
 無義皆行於世或有言曰汰是安公弟子者非也
 釋僧光冀州人常山淵公弟子性純素有貞操為沙
 彌時與道安相遇於逆旅安時亦未受具戒因共披
 陳志慕神氣慷慨臨別相謂曰若俱長大勿忘同遊
 光受戒已後厲行精苦學通經論值石氏之亂隱於
 飛龍山遊想巖壑得志禪慧道安後復從之相會欣

喜謂昔誓始從因共披支屬思新悟尤多安曰先舊格義於理多違光曰且當分析道遙何容是非先達安曰弘贊理教宜令允愜法鼓競鳴何先何後光乃與安汰等南遊晉平講道弘化後還襄陽遇疾而卒又與沙門道護亦冀州人貞節有慧解亦隱飛龍山與安等相遇乃共言曰居靜離俗每欲匡正大法豈可獨步山門使法輪輟軫宜各隨力所被以報佛恩衆僉曰善遂各行化後不知所終

竺僧輔鄴人也少持戒行執志貞苦學通諸論兼善經法道振伊洛一都宗事值西晉饑亂輔與釋道安

等隱於濩澤研精辯析洞盡幽微後憩荊州上明寺單蔬自節禮懺翹勤誓生兜率仰瞻慈氏時瑯琊王忱為荊州刺史藉輔貞素請為戒師一門宗奉後未三二日忽云明日當去至於臨終妙香滿室梵響相係道俗奔波來者萬數是日後分無疾而化春秋六十因葬寺中僧為起塔

竺僧敷未詳氏族學通衆經尤善放光及道行般若西晉末亂移居江左止京師瓦官寺盛開講席建業舊僧莫不推服時同寺沙門道嵩亦才解相次與道安書云敷公研微秀發非吾等所及也時異學之徒

咸謂心神有形但妙於萬物隨其能言互相摧壓敷
乃著神無形論以有形便有數有數則有盡神既無
盡故知無形矣時狀辯之徒紛紜交諍既理有所歸
愜然信服後又著放光道行等義疏後終於寺中春
秋七十餘矣竺法汰與道安書云每憶敷上人周旋
如昨逝沒奄復多年與其清談之日未嘗不相憶思
得與君共覆疏其美豈圖一旦永為異世痛恨之深
何能忘情其義理所得披尋之功信難可圖矣汰與
安書數述敷義今推尋失其文製灑沒可悲
釋曇翼姓姚羌人也或云冀州人年十六出家事安

公為師少以律行見稱學通三藏為門人所推經遊
蜀郡刺史毛璩深重之為設中食躬自瞻奉見翼於
飯中得一粒穀先取食之璩密以敬異知必不辜信
施後餉米千斛翼受而分施翼嘗隨安在檀溪寺晉
長沙太守滕含之於江陵捨宅為寺告安求一僧為
總領安謂翼曰荆楚士庶始欲師宗成其化者非爾
而誰翼遂杖錫南征締構寺宇即長沙寺是也後互
賊越逸侵掠漢南江陵闔境避難上明翼又於彼立
寺羣寇既蕩復還江陵修復長沙寺丹誠祈請遂感
舍利盛以金瓶置于齋座翼乃頂禮立誓曰若必是

金剛餘陰願放光明至乎中夜有五色光彩從瓶漸
出照滿一堂舉衆驚嗟莫不挹翼神感當於爾時雖
復富蘭等見亦廻徯歸真也後入巴陵君山伐木山
海經所謂洞庭山也山上有穴通吳之苞山山既靈
異人甚憚之翼率人入山路值白蛇數十卧遮行轍
翼退還所住遙請山靈爲其禮懺乃謂神曰吾造寺
伐材幸願共爲功德夜即夢見神人告翼曰法師旣
爲三寶須用特相隨喜但莫令餘人妄有所伐明日
更往路甚清夷於是伐木沿流而下其中伐人不免
私竊還至寺上翼材已畢餘人所私之者悉爲官所

取其誠感如此翼常歎寺立僧足而形像尚少阿育
王所造容儀神瑞皆多布在諸方何其無感不能招
致乃專精懇惻請求誠應以晉太元十九年甲午之
歲二月八日忽有一像現於城北光相衝天時白馬
寺僧衆先往迎接不能令動翼乃往祇禮謂衆人曰
當是阿育王像降我長沙寺焉卽令弟子二人捧接
飄然而起迎還本寺道俗奔赴車馬轟填後屬賓禪
師僧伽難陀從蜀下入寺禮拜見像光上有梵字便
曰是阿育王像何時來此時人聞者方知翼之不謬
年八十二而終終日像圓光奄然靈化莫知所之道

俗咸謂翼之通感焉時長沙寺復有僧衛沙門學業甚著為殷仲堪所重尤善十任乃為之注解釋法遇不知何許人弱年好學篤志墳素而任性誇誕謂倘若無入後與安公相值忽然信伏遂投簪許道事安為師既沐玄化悟解非常挫折本心謙虛成德義陽太守阮保聞風欽慕遙結善友修書通好施遺相接後襄陽被寇遇乃避地東下止江陵長沙寺講說衆經受業者四百餘人時一僧飲酒廢夕燒香遇止罰而不遣安公遙聞之以符筒盛一荆子手自緘封題以寄遇遇開封見杖即曰此由飲酒僧也我

訓領不勤遠貽憂賜即命維那鳴棧集衆以杖筒置香橙上行香畢遇乃起出衆前向筒致敬於是伏地命維那行杖三下內杖筒中垂淚自責時境內道俗莫不歎息因之厲業者甚衆既而與慧遠書曰吾人微聞短不能率衆和尚雖隔在異域猶遠垂憂念吾罪深矣後卒於江陵春秋六十矣

釋曇徽河內人年十二投道安出家安尚其神彩且令讀書二三年中學兼經史十六方許剃髮於是專務佛理鏡測幽疑未及立年便能講說雖志業高素而以恭雅見重後隨安在襄陽苻丕寇境乃東下荆

州止上明寺每法輪一轉則黑白奔波常願解有所
 從乃圖寫安形存念禮拜於是江陵士女咸西向致
 敬印手菩薩或問法師道化何如和尚微曰和尚內
 行深淺未易可測外緣所被多諸應驗在吾一涕寧
 比江海耶以晉太元二十年卒臨亡之日體無餘患
 上堂同眾中食因而告別食竟還房右脇而化春秋
 七十三矣著立本論九篇六識旨歸十二首並行於
 世

釋道立不知何許人少出家事安公為師善放光經
 又以莊老三玄微應佛理頗亦屬意焉性澄靜不涉

當世後隨安入關隱覆舟山巖居獨立不受供養每
 潛思入禪輒七日不起如此者數矣後夏初忽出山
 鳩集眾僧自為講大品經或問其故答云我止可至
 秋為欲令所懷粗訖耳自恣後數日果無疾而終時
 人謂知命者矣

釋曇戒一名慧精姓卓南陽人晉外兵郎棘陽令潛
 之弟也居貧務學遊心墳典後聞於法道講放光經
 乃借衣一聽遂深悟佛理廢俗從道伏事安公為師
 博通三藏誦經五十餘萬言常日禮五百拜佛晉臨
 川王甚知重後篤疾常誦彌勒佛名不輟口弟子智

生侍疾問何，不願生安養，戒曰：吾與和尚等八人同願生兜率，和尚及道願等皆已往生，吾未得去，是故有願耳。言畢，即有光照於身，容貌更悅，遂奄爾遷化。春秋七十，仍葬安公墓右。

竺法曠，姓臯，下邳人。寓居吳興，早失二親。事後母，以孝聞。家貧，無蓄常躬耕壟畔，以供色養。及母亡，行喪盡禮，服闋出家。事沙門竺曇印，為師。印明睿，有道行，曠師事竭誠。迄受具戒，棲風立操，卓爾遷羣。履素安業，志行淵深。印嘗疾病危篤，曠乃七日七夜祈誠禮懺。至第七日，忽見五色光明照印房戶，印如覺有人

以手捩之，所苦遂愈。後辭師遠遊，廣尋經要，還止於潛青山石室，每以法華為會三之旨，無量壽為淨土之因，常吟詠二部，有眾則講，獨處則誦。謝安為吳興守，故往展敬，而山棲幽阻，車不通轍。於是解駕山椒，陵峯步往，晉簡文皇帝遣堂邑太守曲安遠，詔問起居，并諮以妖星。請曠為力，曠答詔曰：昔宋景修福，妖星移次，陛下光輔以來，政刑允輯，天下任重，萬機事殷，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唯當勤修德政，以塞天譴。貧道必當盡誠上答正恐有心無力耳。乃與弟子齋懺，有頃災滅，竟與寧中東遊禹穴，觀曠山水，始投若耶。

之孤潭欲依巖穴嶺棲閑養志却超謝慶緒並結交
 塵外時東土多遇疫疾曠既少習慈悲兼善神呪遂
 遊行村里拯救危急乃出邑止昌原寺百姓疾者多
 祈之致効有見鬼者言曠之行往常有鬼神數十衛
 其前後時沙門竺道隣造無量壽像曠乃率其有緣
 起立大殿相傳云伐木遇旱曠呪令至永晉孝武帝
 欽承風聞稟請出京事以師禮止於長干寺元興元
 年卒春秋七十有六散騎常侍顧愷之為作讚傳云
 竺道壹姓陸吳人也少出家貞正有學業而晦迹隱
 智人莫能知與之久處方悟其神出瑯琊王珣兄弟

深加敬事晉太和中出都止瓦官寺從次公受學數
 年之中思徹淵深講傾都邑汰有弟子曇壹亦雅有
 風操時人呼曇壹為大壹道壹為小壹名德相繼為
 時論所宗晉簡文皇帝深所知重及帝崩汰死壹乃
 還東止虎丘山學徒苦留不止乃令丹陽尹移壹還
 都壹答尹曰蓋聞大道之行嘉遁得肆其志唐虞之
 盛逸民不奪其性弘方由於有外致遠待而不踐大
 晉光熙德被無外崇禮佛法弘長彌大是以殊域之
 人不遠萬里被褐振錫洋溢天邑皆割愛棄欲洗心
 清玄遐期曠世故道深常隱志存慈救故遊不滯方

自東徂西唯道是務雖萬物惑其日計而識者悟其
歲功今若責其屬籍同役編戶恐遊方之士望崖於
聖世輕舉之徒卓長往而不反虧盛明之風有謬主
相之旨且荒服之賓無關天臺幽藪之人不書王府
幸以時審讞詳而後集也壹於是閑居幽阜晦影窮
谷時若耶山有帛道猷者本姓馮山陰人少以篇牘
著稱性率素好丘壑一吟一詠有濠上之風與道壹
經有講筵之遇復與壹書云始得優遊山林之下縱
心孔釋之書觸興爲詩陵峰採藥服餌蠲痼樂有餘
也但不與足下同日以此爲恨耳因有詩曰連峰數

千里修林帶平津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榛茅茨隱
不見鷄鳴知有人閒步踐其逕處處見遺薪始知百
代下故有上皇民而壹得書既有契心抱乃東適耶
溪與道猷相會定於林下於是縱情塵外以經書自
娛頃之郡守瑯琊王蒼於邑西起嘉祥寺以壹之風
德高遠請居僧首壹乃抽六物遺於寺造金牒千像
壹既博通內外又律行清嚴故四遠僧尼咸依附諮
稟時人號曰九州都維那後暫往吳之虎丘山以晉
隆安中遇疾而卒卽葬於山南春秋七十有一矣孫
綽爲之讚曰馳辭說言因緣不虛惟茲壹公綽然有

餘譬若春圃載芬載譽條被猗蔚枝幹森竦壹弟子
 道寶姓張亦吳人聰慧夙成尤善席上張彭祖王秀
 琰皆見推重並著莫逆之交焉
 釋慧虔姓皇甫北地人也少出家奉持戒行志操確
 然憩廬山十有餘年道俗有業志勝途者莫不屬慕
 風采羅什新出諸經虔志存敷顯宣揚德教以遠公
 在山足紐振玄風虔乃東遊吳越矚地弘通以晉義
 熙之初投山陰嘉祥寺克已導物苦身率眾凡諸新
 經皆書寫講說涉將五載忽然得病寢疾少時自知
 必盡乃屬想安養祈誠觀音山陰北寺有淨嚴尼宿

德有戒行夜夢見觀世音從西郭門入清暉妙狀光
 映日月幢幡華蓋皆以七寶莊嚴見便作禮問曰不
 審太士今何所之答云往嘉祥寺迎虔公因爾無常
 當時疾雖綿篤而神色平平如有恒日侍者咸聞異
 香久之乃歎虔既自審必終又覩瑞相道俗聞見咸
 生歡羨焉

高僧傳卷第五

音釋

汰他蓋切 愜苦協切 濩澤濩屋號切濩澤縣名在河東 筓當侯切
 也俯各切 闔他達切 沔彌亮切 窄側革切 汧其
小門也 水名 狹也 汧

烟切沂持計切 駢蒲眠切 駢聯切 駢直質切 槌直追切
 壟地名視也 駢脂切 駢下 駢苦穴切 駢魚蹇切 駢與推同
 橙丁鄧切 邳鄧地名 閔終也 讞議也 痾烏
 切病蒼古會切

浮渡居士吳用先施貲
 高僧傳第六卷計字八千四百個該銀四兩二
 錢
 平湖釋在照對長洲丘義民書上元戴仕麟刻
 萬曆辛亥歲夏四月徑山寂照庵識

高僧傳卷第六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義解三

- | | |
|-------|-------|
| 釋慧遠一 | 釋慧持二 |
| 釋慧永三 | 釋僧濟四 |
| 釋法安五 | 釋曇邕六 |
| 釋道祖七 | 釋僧瓘八 |
| 釋道融九 | 釋曇影十 |
| 釋僧叡十一 | 釋道恒十二 |
| 釋僧肇十三 | |

釋慧遠本姓賈氏鴈門樓煩人也弱而好書珪璋秀
 發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故少為諸生博綜
 六經尤善莊老性度弘偉風鑒朗拔雖宿儒英達莫
 不服其深致年二十一欲度江東就范宣子共契值
 石虎已死中原寇亂南路阻塞志不獲從時沙門釋
 道安立寺於太行恒山弘讚像法聲甚著聞遠遂往
 歸之一面盡敬以為真吾師也後聞安講般若經豁
 然而悟乃歎曰儒道九流皆糠粃耳便與弟慧持投
 簪落髮委命受業既入乎道厲然不羣常欲總攝綱
 維以大法為已任精思諷持以夜續晝貧旅無資緼

續常闕而昆弟恪恭終始不懈有沙門曇翼每給以
 燈燭之費安公聞而喜曰道士誠知人矣遠藉慧解
 於前因發勝心於曠劫故能神明英越機鑿遐深安
 公常歎曰使道流東國其在遠乎年二十四便就講
 說嘗有客聽講難實相義往復移時彌增疑昧遠乃
 引莊子義為連類於是惑者曉然是後安公特聽慧遠
 不廢俗書安有弟子法遇曇徽皆風才照灼志業清
 敏並推服焉後隨安公南遊樊沔偽秦建元九年秦
 將苻丕寇拜襄陽道安為朱序所拘不能得去乃分
 張徒眾各隨所之臨路諸長德皆被誨約遠不蒙一

言遠乃跪曰獨無訓勗懼非人例安曰如汝者豈復相憂遠於是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荊州住上明寺後欲往羅浮山及屆潯陽見廬峰清靜足以息心始在龍泉精舍此處去水本遠遠乃以杖扣地曰若此中可得棲止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涌出浚矣成溪其後少時潯陽亢旱遠詣池側讀海龍王經忽有巨蛇從池上空須臾大雨歲以有年因號精舍爲龍泉寺焉時有沙門慧永居在西林與遠同門舊好遂要遠同止永謂刺史桓伊曰遠公方當弘道今徒屬已廣而來者方多貧道所棲褊狹不足相處如何桓乃

爲遠復於山東更立房殿卽東林是也遠創造精舍洞盡山美却負香爐之峰傍帶瀑布之壑仍石疊基卽松栽構清泉環階白雲滿室復於寺內別置禪林森樹烟凝石逕苔合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氣肅焉遠聞天竺有佛影是佛昔化毒龍所留之影在北天竺月氏國那竭呵城南古仙人石室中住道取流沙西一萬五千八百五十里每欣感交懷志欲瞻覩會有西域道士敘其光相遠乃背山臨流營築龕室妙筭畫工淡彩圖寫色疑積空望似烟霧暉相炳燦若隱而顯遠乃著銘曰廓矣大象理玄無名體神人化落

影離形迴暉層巖凝映虛亭在陰不昧處闇愈明婉
 步蟬蛻朝宗百靈應不同方迹絕而冥其茫茫莫宇
 靡勸靡獎淡虛寫容拂空傳像相具體微冲姿自朗
 白毫吐耀昏夜中爽感徹乃應扣誠發響留音停岫
 津悟冥賞撫之有會功弗由曩其旋踵忘敬罔慮罔
 識三光掩暉萬象一色庭宇幽藹歸途莫測悟之以
 靖開之以力慧風雖遐惟塵假息匪聖玄覽孰扇其
 極其希昔遠流乃眷東顧欣風慕道仰規玄度妙盡
 毫端運微輕素託彩虛淡殆映霄霧迹似像真理深
 其趣奇興開襟祥風引路清氣迴軒昏交未曙髣髴

神容依佈欽遇其銘之圖之曷營曷求神之聽之鑒
 爾所修庶茲塵軌映彼玄流漱清靈沼飲和至柔照
 虛應簡智落乃周深懷冥託宵想神遊畢命一對長
 謝百憂其又昔潯陽陶侃經鎮廣州有漁人於海中
 見神光每夕豔發經旬彌盛怪以白侃侃往詳視乃
 是阿育王像即接歸以送武昌寒溪寺寺主僧珍嘗
 往夏口夜夢寺遭火而此像屋獨有龍神圍繞珍覺
 馳還寺寺既焚盡唯像屋存焉侃後移鎮以像有威
 靈遣使迎接數十人饗之至水及上船船又覆沒使
 者懼而反之竟不能獲侃幼出雄武素薄信情故荆

楚之間爲之謠曰陶惟劍雄像以神標雲翹沉宿邈
何遙遙可以誠致難以力招及遠創寺旣成祈心奉
請乃飄然自輕往還無梗方知遠之神感證在風謠
矣於是率衆行道昏曉不絕釋迦餘化於斯復興旣
而謹律息心之士絕塵清信之賓並不期而至望風
遙集彭城劉遺民豫章雷次宗鴈門周續之新蔡畢
穎之南陽宗炳張萊民張季碩等並棄世遺榮依遠
遊止遠乃於精舍無量壽像前建齋立誓共期西方
乃令劉遺民著其文曰維歲在攝提格七月戊辰朔
二十八日乙未法師釋慧遠貞感幽奧霜懷特發乃

延命同志息心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集於廬山
之陰般若雲臺精舍阿彌陀像前率以香華敬薦而
誓焉推斯一會之衆夫緣化之理旣明則三世之傳
顯矣遷感之數旣符則善惡之報必矣推交臂之潛
淪悟無常之期切審三報之相催知險趣之難拔此
其同志諸賢所以夕惕宵勤仰思攸濟者也蓋神者
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迹求必感之有物則幽路咫尺
苟求之無王則渺茫何津今幸以不謀而僉心西境
叩篇開信亮情天發乃機象通於寢夢欣歡百於子
來於是雲圖表暉影侔神造功由理諧事非久運茲

實天啓其誠冥運來萃者矣可不尅心重精疊思以
 凝其慮哉然其景績參差功德不一雖晨祈云同夕
 歸攸隔卽我師友之眷良可悲矣是以慨焉胥命整
 襟法堂等施一心亭懷幽極誓茲同人俱絕遊域其
 有驚出絕倫首登神界則無獨善於雲嶠忘兼全於
 幽谷先進之與後升勉思彙征之道然復妙觀大儀
 啓心貞照識以悟新形由化革藉芙蓉於中流蔭瓊
 柯以咏言飄雲衣於八極汎香風以窮年體忘安而
 彌穆心超樂以自怡臨三途而緬謝傲天宮而長辭
 紹衆靈以繼軌指太息以爲期究茲道也豈不弘哉

遠神韻嚴肅容止方稜凡預瞻覩莫不心形戰慄曾
 有一沙門持竹如意欲以奉獻入山信宿竟不敢陳
 竊留席隅默然而去有慧義法師強正不憚將欲造
 山謂遠弟子慧寶曰諸君庸才望風推服今試觀我
 如何至山值遠講法華每欲難問輒心悸流汗竟不
 敢語出謂慧寶曰此公定可訝其伏物蓋衆如此殷
 仲堪之荆州過山展敬與遠共臨北澗論易體要移
 景不勸旣而歎曰識信深明實難庶幾司徒王謚護
 軍王默等並欽慕風德遙致師敬謚修書曰年始四
 十而衰同耳順遠答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

其所存似不在長年耳檀越既履順而遊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羨於遐齡耶聊想斯理久已得之爲復酬來信耳盧循初下據江州城入山詣遠遠少與循父嘏同爲書生及見循歡然道舊因朝夕音介僧有諫遠者曰循爲國寇與之交厚得不疑乎遠曰我佛法中情無取捨豈不爲識者所察此不足懼及宋武追討盧循設帳桑尾左右曰遠公素王廬山與循交厚宋武曰遠公世表之人必無彼此乃遣使賫書致敬并遺錢米於是遠近方服其明見初經流江東多有未備禪法無聞律藏殘闕遠慨其道缺

乃令弟子法淨法領等遠尋衆經踰越沙雪曠歲方反皆獲梵本得以傳譯昔安法師在關請曇摩難提出阿毗曇心其人未善晉言頗多疑滯後有罽賓沙門僧伽提婆博識衆典以晉太元十六年來至潯陽遠請重譯阿毗曇心及三法度論於是二學乃興并製序標宗貽於學者孜孜爲道務在弘法每逢西域一賓輒懇惻諮訪聞羅什入關卽遣書通好曰釋慧遠頓首去歲得姚左軍書具承德問仁者曩絕殊域越自外境于時音驛未交聞風而悅但江湖難實以形乖爲歎耳須知承否通之會懷寶來遊至止有問

則一日九馳徒情欣雅味而無由造盡寓目望途固以增其勞佇每欣大法宣流三方同遇雖運鍾其末而趣均在昔誠未能扣津妙門感徹遺靈至於虛襟遣契亦無日不懷夫梅檀移植則異物同熏摩尼吐曜則眾珍自積是惟教合之道猶虛往實歸况宗上無像而應不以情者乎是故負荷大法者必以無執為心會友以仁者使功不自已若令法輪不停軫於入正之路三寶不輟音於將盡之期則滿願不專美於絕代龍樹豈獨善於前蹤今往比量衣裁願登高座為著之并天漉之器此既法物聊以示懷什答書

曰鳩摩羅什和南既未言面又文辭殊隔導心之路不通得意之緣圯絕傳驛來貺粗承風德比知何如備聞一途可以蔽百經言末後東方當有護法菩薩勗哉仁者善弘其事夫財有五備福戒博聞辯才深智兼之者道隆未具者疑滯仁者備之矣所以寄心通好因譯傳意豈其能盡粗酬來意耳損所致比量衣裁欲令登法座時著當如來意但人不稱物以為愧耳今往常所用鍤石雙口澡罐可備法物之數也并遺偈一章曰既已捨染樂心得善攝不若得不馳散深入實相不畢竟空相中其心無所樂若悅禪智

慧是法性無照虛誑等無實亦非停心處仁者所得
 法幸願示其要遠重與什書曰日有涼氣比復何如
 去月法識道人至聞君欲還本國情以悵然先聞君
 方當大出諸經故未欲便相諮求若此傳不虛眾恨
 可言今輒略問數十條事冀有餘暇一為釋此雖
 非經中之太難要欲取決於君耳并報偈一章曰本
 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微涉動境成此積山勢惑
 相更相乘觸理自生滯因緣雖無王開途非一世時
 無悟宗匠誰將握玄契未問尚悠悠相與期暮歲後
 有弟若多羅來適關中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為晉

文三分始二而多羅棄世遠常慨其未備及聞曇摩
 流文入秦復善誦此部乃遣弟子曇邕致書祈請令
 於關中更出餘分故十誦一部具足無闕晉地獲本
 相傳至今葱外妙典關中勝說所以來集茲土者遠
 之力也外國眾僧咸稱漢地有太乘道士每至燒香
 禮拜輒東向稽首獻心廬岳其神理之迹故未可測
 也先是中土未有泥洹常住之說但言壽命長遠而
 已遠乃歎曰佛是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耶
 因著法性論曰至極以不變為性得性以體極為宗
 羅什見論而歎曰邊國人未有經便聞與理合豈不

妙哉秦主姚興欽風名德歎其才思致書慙懃信餉
 連接贈以龜茲國細縷雜變像以伸欵心又令姚嵩
 獻其珠像釋論新出與送論并遺書曰大智論新譯
 訖此既龍樹所作又是方等旨歸宜為一序以伸作
 者之意然此諸道士咸相推謝無敢動手法師可為
 作序以貽後之學者遠答云欲令作大智論序以伸
 作者之意貧道聞懷大非小褚所容汲深非短綆所
 測披省之日有愧高命又體羸多疾觸事有廢不復
 屬意已來其日亦久緣告之重輒粗綴所懷至於研
 究之美當復寄諸明德其名高遠固如此遠常謂大

智論文句繁廣初學難尋乃抄其要文撰為二十卷
 序致淵雅使夫學者息過半之功矣後桓玄征殷仲
 堪軍經廬山要遠出虎溪遠稱疾不堪玄自入山左
 右謂玄曰昔殷仲堪入山禮遠願公勿敬之玄答何
 有此理仲堪本死人耳及至見遠不覺致敬玄問不
 敢毀傷何以剪削遠答云立身行道玄稱善所懷問
 難不敢復言乃說征討之意遠不答玄又問何以見
 願遠云願檀越安穩使彼亦復無他玄出山謂左右
 曰實乃生所未見玄後以震主之威苦相延致乃貽
 書騁說勸令登任遠答辭堅正確乎不拔志踰丹石

終莫能迴俄而玄欲沙汰衆僧教僚屬曰沙門有能
 伸述經誥暢說義理或禁行循整足以宣寄大化其
 有違於此者悉皆罷道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
 之例遠與玄書曰佛教陵遲穢雜日久每一尋至慨
 憤盈懷常恐運出非意淪淪將及竊見清澄諸道人
 教實應其本心夫涇以渭分則清濁殊勢枉以直正
 則不仁自遠此命既行必二理斯得然後令飾僞者
 絕假通之路懷真者無負俗之嫌道世交興仁實復
 隆矣因廣玄條制玄從之昔成帝幼冲庾冰輔政以
 爲沙門應敬王者尚書令何充僕射褚翌諸葛恢等

奏不應敬禮官議悉同充等門下承冰旨爲駁同異
 紛然竟莫能定及玄在姑熟欲令盡敬乃與遠書曰
 沙門不敬王者既是情所不了於理又是所未喻丁
 代大事不可令其體不允近與八座書今以呈君君
 可述所以不敬意也此便當行行之事一二令詳遣
 想必有以釋其所疑耳遠答書曰夫稱沙門者何耶
 謂能發矇俗之幽昏啓化表之玄路方將以兼忘之
 道與天下同往使希高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
 津若然雖大業未就觀其超步之迹所悟固已弘矣
 又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沙門塵外之

人不應致敬王者玄雖苟執先志恥即外從而覩遠辭肯越超未決有頃玄篡位即下書曰佛法宏大所不能測推奉主之情故與其敬今事既在已宜盡謙光諸道人勿復致禮也遠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凡有五篇一曰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迹回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禮敬有本遂因之以成教二曰出家謂出家者能遁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遁世則宜高尚其迹夫然故能拯溺俗於沉流拔玄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近開入天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則道

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也三曰求宗不順化謂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塵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其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其神可冥冥神絕境故謂之泥洹故沙門雖抗禮萬乘高尚其事不爵王侯而沾其惠者也四曰體相不兼應謂如來之與周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成異終期必同故雖曰道殊所歸一也不兼應者物不能兼愛也五曰形盡神不滅謂識神馳騫隨行東西也此

是論之大意自是沙門得全方外之迹矣及桓玄西奔晉安帝自江陵旋于京師輔國何無忌勸遠候迎遠稱疾不行帝遣使勞問遠修書曰釋慧遠頓首陽月和暖願御膳順宜貧道先嬰重疾年衰益甚猥蒙慈詔曲垂光慰感懼之深實百于懷幸遇慶會而形不自運此情此慨良無以喻詔答陽中感懷知所患未佳甚情耿去月發江陵在道多諸惡情遲兼常本冀經過相見法師既養素山林又所患未痊邈無復因增其歎恨陳郡謝靈運負才傲俗少所推崇及一相見蕭然心服遠內通佛理外善羣書夫預學徒莫

不依擬時遠講喪服經雷次宗宗炳等並執卷承旨次宗後別著義疏首稱雷氏宗炳因寄書嘲之曰昔與足下共於釋和尚間面受此義今便題卷首稱雷氏乎其化兼道俗斯類非一自遠上居廬阜二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遊履常以虎溪爲界焉以晉義熙十二年八月初動散至六日困篤大德耆年皆稽顙請飲豉酒不許又請飲米汁不許又請以蜜和水爲漿乃命律師令披卷尋文得飲與不卷未半而終春秋八十三矣門徒號慟若喪者妣道俗奔赴踵繼肩隨遠以凡夫之情難割乃制七日展哀

遺命使露骸松下既而弟子收葬潯陽太守阮侃於山西嶺鑿壙開塚謝靈運為造碑文銘其遺德南陽宗炳又立碑寺門初遠善屬文章辭氣清雅席上談吐精義簡要加以容儀端整風彩灑落故圖像于寺遐邇式瞻所著論序銘贊詩書集為十卷五十餘篇見重於世焉

釋慧持者慧遠之弟也沖默有遠量年十四學讀書一日所得當他旬善文史巧才製年十八出家與兄共伏事道安法師遍學眾經遊刃三藏及安在襄陽道遠東下持亦俱行初憩荊州上明寺後適廬山

皆隨遠共止持形長八尺風神雋爽常躡草屣納衣坐脛廬山徒屬莫匪英秀往反二千皆以持為稱首持有姑為尼名道儀住在江夏儀聞京師盛於佛法欲下觀化持乃送姑至都止于東安寺晉衛軍瑯琊王珣深相器重時有西域沙門僧伽羅又善誦四含珣請出中阿含經持乃校閱文言搜括詳定後還山少時豫章太守范甯請講法華毗曇於是四方雲聚千里遙集王珣與范甯書云遠公持公孰愈范答書云誠為賢兄賢弟也王重書云但令如兒誠未易有况弟復賢耶兗州刺史瑯琊王恭致書於沙門僧檢

曰遠持兄弟至德何如檢答曰遠持兄弟也綽綽焉
信有道風矣羅什在關遙相欽敬致書通好結為善
友持後聞成都地沃民豐志往傳化兼欲觀瞻峨嵋
振錫岷岫乃以晉隆安三年辭遠入蜀遠苦留不止
遠歎曰人生愛聚汝獨樂離如何持亦悲曰若滯情
愛聚者本不應出家今既割欲求道正以西方為期
耳於是兄弟投淚憫默而別行達荊州刺史殷仲堪
禮遇欣重時桓玄亦在彼玄雖涉學功疎而一往神
出見持有隣幾獨絕尤歎是今古無比大欲結歡持
既疑其為人遂棄而不納殷桓二人苦欲留之持益

無停意臨去與玄書曰本欲棲病峨嵋之岫觀化流
沙之表不能負其發足之懷便束裝首路玄得書惆
愴知其不可止遂乃到蜀止龍淵精舍大弘佛法并
絡四方慕德成侶刺史毛璩推相崇挹時有沙門惠
巖僧恭先在岷蜀人情傾蓋及持至止皆望風推服
有升持堂者皆號登龍門恭公幼有才思為蜀郡僧
正巖公內外多解素為毛璩所重後蜀人譙縱因鋒
鏑之機攻殺毛璩據蜀土自號成都王乃集僧設
會逼請巖公巖不得已而赴璩既宿昔檀越一旦傷
破觀事增悲痛形顏色遂為譙縱所忌因而被害舉

邑紛擾白黑危懼持避難憩陴縣中寺縱有從子道
 福凶悖尤甚將兵往陴有所討戮還過入寺人馬浴
 血衆僧大怖一時驚走持在房前盥洗神色無忤道
 福直至持邊持彈指漉水淡然自若福愧悔流汗出
 寺門謂左右曰大人故與衆異後境內清恬還止龍
 淵寺講說齋懺老而愈篤以晉義熙八年卒于寺中
 春秋八十有六臨終遺命務勗律儀謂弟子曰經言
 戒如平地衆善由生汝等行住坐卧宜其謹哉以東
 間經籍付弟子道泓在西間法典囑弟子曇蘭泓業
 行清敏蘭神悟天發並係軌師蹤焉

釋慧永姓鄱河內人也年十二出家伏事沙門竺曇
 現爲師後又伏膺道安法師素與慧遠共期欲結宇
 羅浮之岫遠旣爲道安所留永乃欲先踰五嶺行經
 潯陽郡人陶範苦相要留於是且停廬山之西林寺
 旣門徒稍盛又慧遠同築遂有意終焉永貞素自然
 清心克己言常含笑語不傷物耽好經典善於講說
 蔬食布衣率以終歲又別立一茅室於嶺上每欲禪
 思輒往居焉時有至房者並聞殊香之氣永屋中常
 有一虎人或畏者輒驅出令上山人去後還復循伏
 永嘗出邑薄晚還山至烏橋烏橋營主醉騎馬當道

遮永不聽去日時向晚永以杖遙指馬馬即驚走營
 主倒地永捧慰還營因爾致疾明晨往寺向永悔過
 永曰非貧道本意恐戒神所為耳白黑聞知歸心者
 衆矣後鎮南將軍何無忌作鎮潯陽爰集虎溪請永
 及慧遠遠既久持名望亦雅足才力從者百餘皆端
 整有風序及高言華論舉動可觀永恬然獨往率爾
 後至納衣草屣執杖提鉢而神氣自若清散無矜衆
 咸重其貞素翻更多之遠少所推先而挹永高行身
 執卑恭以希冥福永厲行精苦願生西方以晉義熙
 十年遇疾危篤而專謹戒律執志愈勤雖枕痾懷苦

顏色怡悅未盡少時忽歛衣合掌求屣欲起如有所
 見衆咸驚問答云佛來言終而卒春秋八十有三道
 俗在山咸聞異香七日乃歿時廬山又有釋僧融亦
 苦節通靈能降伏鬼物云

釋僧濟未詳何許人晉太元中入廬山從遠公受學
 大小諸經及世典書數皆遊練心抱貫其深要年始
 過立便出邑開講歷當元匠遠每謂曰共吾弘佛法
 者爾其人乎後停山少時忽感篤疾於是誠要西國
 想像彌陀遠遺濟一燭曰汝可以運心安養競諸漏
 刻濟執燭憑几停想無亂又請衆僧夜集為轉無量

壽經至五更中濟以燭授同學令於僧中行之於是
 暫卧因夢見自乘一燭乘虛而行觀無量壽佛接置
 于掌遍至十方不覺欬然而覺具為待疾者說之且
 悲且慰自省四大了無疾苦至于明夕忽索履起立
 目逆虛空如有所見須臾還卧顏色更悅因為傍人
 云吾其去矣於是轉身右脇而言氣俱盡春秋四十
 有五矣

釋法安一名慈欽未詳何許人遠公之弟子也善持
 戒行講說衆經兼習禪業善能開化愚蒙拔邪歸正
 晉義熙中新陽縣虎災縣有大社樹下築神廟左右

居民以百數遭虎死者夕有一兩安嘗遊其縣暮逗
 此村民以畏虎早閉門間安逕之樹下通夜坐禪向
 曉聞虎負人而至投之樹北見安如喜如驚跳伏安
 前安為說法授戒虎踞地不動有頃而去旦村人追
 虎至樹下見安大驚謂是神人遂傳之一縣士庶宗
 奉虎災由此而息因改神廟留安立寺左右田園皆
 捨為衆業後欲作畫像須銅青因不能得夜夢見一
 人近其牀前云此下有銅鐘覺即掘之果得二口因
 以青成像後以一鐘助遠公鑄佛餘一武昌太守熊
 無患借視遂留之安後不知所終

釋曇邕姓楊關中人少仕僞秦王為衛將軍形長八尺雄武過人太元八年從苻堅南征為晉軍所敗還至長安因從安公出家安公既往乃南投廬山事遠公為師內外經書多所綜涉志尚弘法不憚疲苦後為遠入關致書羅什凡為使命十有餘年鼓擊風流搖動峰岫强悍果敢專對不辱京師道場僧鑒挹其德解請還揚州邕以遠年高遂不果行然遠神色高抗者其類不少恐後不相推謝因以小緣託擯邕出邕奉命出山容無怨忤乃於山之西南營立茅宇與弟子曇果澄思禪門嘗於一時果夢見山神求受五

戒果曰家師在此可往諮受後少時邕見一人著單衣恰風姿端雅從者二十許人請受五戒邕以果先夢知是山神乃為說法授戒神觀以外國七飭禮拜辭別儵忽不見至遠臨亡之日奔赴號踊痛深天屬後往荊州卒於竹林寺

釋道祖吳國人也少出家為臺寺支法濟弟子幼有才思精勤務學後與同志僧遷道流等共入廬山七年並山中受戒各隨所習日有其新遠公每謂祖等易悟盡如此輩不復憂後生矣遷流等並年二十八而卒遠歎曰此孑並才義英茂清悟日新懷此長往

一何痛哉道流撰諸經目未就祖為成之今行於世
 祖後還京師瓦官寺講說桓玄每詣觀聽乃謂人曰
 道祖俊發愈於遠公但儒博不逮耳及玄輔政欲使
 沙門敬王者祖乃辭還吳之臺寺有頃玄篡位敕郡
 送祖出京祖稱以疾不行於是絕迹人事講道終日
 以晉元熙元年卒春秋七十二矣遠有弟子慧要亦
 解經律而尤長巧思山中無漏刻乃於泉水中立十
 二葉芙蓉因流波轉以定十二時晷影無差焉亦嘗
 作木為飛數百步遠又有弟子曇順曇詵並義學致
 譽順本黃龍人少受業什公後還師遠蔬食有德行

南蠻校尉劉遵於江陵立竹林寺請經始遠遣從焉
 詵亦清雅有風則注維摩及著窮通論等又有法幽
 道恒道授等百有餘人或義解深明或匡拯眾事或
 戒行清高或禪思深入並振名當世傳業于今
 釋僧碧姓傅氏北地潯陽人晉河間郎中令遐之元
 子也少出家止長安大寺為弘覺法師弟子覺亦一
 時法匠碧初從受業後遊青司樊沔之間通六經及
 三藏律行清謹能匡振佛法姚萇姚興早挹風名素
 所知重及僭有關中深相頂敬興既崇信三寶盛弘
 大化建會設齋姻蓋重疊使夫慕道捨俗者十室其

半自童壽入關遠僧復集僧尼既多或有愆漏與曰
 凡失學僧未階苦忍安得無過過而將極過遂多矣
 宜立僧主以清大望因下書曰大法東遷於今為盛
 僧尼已多應須綱領宜授遠規以濟積緒僧碧法師
 學優早年德芳暮齒可為國內僧主僧遷法師禪慧
 兼修即為悅眾法欽慧斌共掌僧錄給車輿吏力若
 資侍中秩傳詔羊車各一人遷等並有厚給供事純
 儉允愜時望五眾肅清六時無怠至弘始七年敕加
 親信仗白身從各二十人僧止之與碧之始也碧躬
 自步行車輿以給老疾所獲供卹常充眾用雖年在

秋方而講說經律勗眾無倦以弘始之末卒長安大
 寺春秋七十三矣

釋道融汲郡林慮人十一出家厥師愛其神彩先令
 外學往村借論語竟不齊歸於彼已誦師更借本覆
 之不遺一字既嗟而異之於是恣其遊學迄至立年
 才解英絕內外經書闇遊心府聞羅什在關故往諮
 稟什見而奇之謂姚興曰昨見融公復是大奇聰明
 釋子與引見歎重敕入逍遙園參正詳譯因請什出
 菩薩戒本今行於世後譯中論始得兩卷融便就講
 剖析文言預貫終始什又命融令講新法華什自聽

之乃歎曰佛法之興融其人也俄而師子國有二婆
 羅門聰辯多學西土俗書罕不披誦為彼國外道之
 宗聞什在關大行佛法乃謂其徒曰寧可使釋氏之
 風獨傳震旦而吾等正化不洽東國遂乘駝負書來
 入長安姚興見其口眼便辟頗亦惑之婆羅門乃啓
 興曰至道無方各遵其事今請與秦僧擗其辯力隨
 有優者即傳其化興即許焉時關中僧眾相視缺然
 莫敢當者什謂融曰此外道聰明殊人揜言必勝使
 無上大道在吾徒而屈良可悲矣若使外道得志則
 法輪摧軸豈可然乎如吾所覩在君一人融自顧才

力不減而外道經書未盡披讀乃密令人寫婆羅門
 所讀經目一披即誦後尅日論義姚興自出公卿皆
 會闕下關中僧眾四遠必集融與婆羅門擬相詘抗
 鋒辯飛玄彼所不及婆羅門自知辭理已屈猶以廣
 讀為誇融乃列其所讀書并秦地經史各目卷部三
 倍多之什因嘲之曰君不聞大秦廣學那忽輕爾遠
 來婆羅門心愧悔伏頂禮融足旬日之中無何而去
 像運再興融之力也融後還彭城常講說相續聞道
 至者千有餘人依隨門徒數盈三百性不狎諠常登
 樓披翫慙歎善誘畢命弘法後卒於彭城春秋七十

四矣所著法華大品金光明十地維摩等義疏並行於世矣

釋曇影或云北人不知何許郡縣性虛靜不甚交遊而安貧志學舉止詳審過似淹遲而神氣駿捷志與形反能講正法華經及光讚般若每法輪一轉輒道俗千數後入關中姚興大加禮接及什至長安影往從之什謂興曰昨見影公亦是此國風流標望之僧也興敕住逍遙園助什譯經初出成實論凡諍論問答皆次第往反影恨其支離乃結為五番竟以呈什什曰大善深得吾意什後出妙法華經影既舊所命

宗特加深思乃著法華義疏四卷并注中論後山棲隱處守節塵外修功立善愈老愈篤以晉義熙中卒春秋七十矣

釋僧叡魏郡長樂人也少樂出家至年十八始獲從志依投僧賢法師為弟子謙虛內敏學與時競至年二十二博通經論嘗聽僧朗法師講放光經屢有譏難朗與賢有濠上之契謂賢曰叡比格難吾累思不能通可謂真賢弟子也至年二十四遊歷名邦處處講說知音之士負袈成羣常歎曰經法雖少足識因果禪法未傳厝心無地什後至關因請出禪法要三

卷始是鳩摩羅陀所製末是馬鳴所說中間是外國諸聖共造亦稱菩薩禪教既獲之日夜修習遂精練五門善入六靜偽司徒公姚高深相禮貴姚與問嵩叡公何如嵩答實鄴衛之松柏與叡見之公卿皆集欲觀其才器叡風韻窈隆含吐彬蔚與大賞悅即敕給俸卹吏力人輿與後謂嵩曰乃四海之標領何獨鄴衛之松柏於是美聲遐布遠近歸德什所翻經叡並參正昔竺法護出正法華經受決品云天見人人見天什譯經至此乃言曰此語與西域義同但在言過質叡曰將非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什喜曰實然其

領悟標出皆此類也後出成實論令叡講之什謂叡曰此諍論中有七處文破毗曇而在言小隱若能不問而解可謂英才至叡啓發幽微果不謬什而契然懸會什歎曰吾傳譯經論得與子相值真無所恨矣著大智論十二門論中論等序并注大小品法華維摩思益自在王禪經等序皆傳於世初叡善攝威儀弘讚經法常廻此諸業願生安養每行任坐卧不敢正背西方後自知命盡忽集僧告別乃謂眾曰平生誓願願生西方如叡所見或當得往未知定免狐疑惑不但身口意業或相違犯願施以大慈為永劫法

朋也於是入房洗浴燒香禮拜還座向西方合掌而卒是日同寺咸見五色香烟從叡房出春秋六十七矣時又有沙門僧楷與叡公同學亦有高名云釋道恒藍田人年九歲戲于路隱士張忠見而嗟曰此小兒有出入之相在俗必有輔政之功處道必能光顯佛法恨吾老矣不得見之恒少失二親事後母以孝聞家貧無蓄粒常手自晝績以供贍奉而篤好經典學兼宵夜至年二十後母又亡行喪盡禮服畢出家又游刃佛理多所通達學該內外才思清敏羅什入關即往修造什大嘉之及譯出衆經並助詳定

時恒有同學道標亦雅有才力當時擅名與恒相次秦主姚興以恒標二人神氣俊朗有經國之量乃敕偽尚書令姚顯令敦逼恒標罷道助振王業又下書恒標等曰卿等皎然之操實在可嘉但君臨四海治急須才今敕尚書令顯令奪卿等法服助翼贊時世苟心存道味寧繫白黑望體此懷不以守節為辭也恒標等答曰奉去月二十八日詔令奪恒標等法服承命悲懷五情失守恒等才質闇短染法未深緇服之下誓畢身命並習佛法不閑世事徒廢非常之業終無殊異之功昔光武尚能縱嚴陵之心魏文容管

寧之操抑至尊之高心遂匹夫之微志況陛下以道御物兼弘三寶願鑒元元之情垂曠通物之理也與又致書於什若二法師曰別已數旬每有傾想漸暖比休泰耳小虜遠舉更無處分正有憤然耳頃萬事之殷須才以理之近詔恒標二人令釋羅漢之服尋大士之蹤然道無不在願法師等勗以諭之什若等答曰蓋聞太上以道養民而物自足其復有德而治天下是以古之明主審違性之難御悟任物之多因故堯放許由於箕山陵讓放杖於魏國高祖縱四皓於終南叔度辭蒲輪於漢岳蓋以適賢之性為得賢

也今恒標等德非圓達分在守節少習玄化伏膺佛道至於敷析妙典研究幽微足以啓悟童稚助化功德願也陛下放既往之恩縱其微志也與後頻復下書闔境救之殆而得免恒乃歎曰古人有言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於是竄影巖壑畢命幽藪蔬食味禪緬迹人外晉義熙十二年卒于山舍春秋七十二恒著釋駁論及百行箴標作舍利弗毗曇序并弔王喬文並行於世釋僧肇京兆人家貧以傭書為業遂因繕寫乃歷觀經史備盡墳籍志好玄微每以莊老為心要嘗讀老

子道德章乃歎曰美則美矣然期棲神冥累之方猶未盡善後見舊維摩經歡喜頂受披尋翫味乃言始知所歸矣因此出家學善方等兼通三藏及在冠年而名振關輔時競譽之徒莫不猜其早達或千里負糧入關抗辯肇既才思幽玄又善談說承機挫銳曾不流滯時京兆宿儒及關外英彥莫不挹其鋒辯負氣摧衄後羅什至姑臧肇自遠從之什嗟賞無極及什適長安肇亦隨入及姚興命肇與僧叡等入道遙園助詳定經論肇以去聖久遠文義舛雜先舊所解時有乖謬及見什證稟所悟更多因出大品之後肇

便著般若無知論凡二千餘言竟以呈什什讀之稱善乃謂肇曰吾解不謝子辭當相挹時廬山隱士劉遺民見肇此論乃歎曰不意方袍復有平叔因以呈遠公遠乃撫几歎曰未嘗有也因共披尋翫味更存往復遺民乃致書肇曰頃食微聞有懷遙仰歲末寒嚴體中何如音寄壅隔增用抱蘊弟子沉痾草澤常有弊瘵願彼大衆康和外國法師休念不去年夏末見上人般若無知論才運清雋旨中沉允推步聖文婉然有歸披味愍懃不能釋手真可謂浴心方等之淵悟懷絕冥之肆窮盡精巧無所間然但聞者難曉

猶有餘疑一兩今輒條之如別願從容之暇粗為釋
 之肇答書曰不面在昔佇想用勞得前疏并問披尋
 反覆欣若暫對涼風戒節頃常何如貧道勞疾每不
 佳即此大衆尋常什師休勝秦主道性自然天機邁
 俗城塹三寶弘通是務由使異典勝僧自遠而至靈
 驚之風萃乎茲土領公遠舉乃是千載之津梁於西
 域還得方等新經二百餘部什師於大石寺出新至
 諸經法藏淵曠日有異聞禪師於瓦官寺教習禪道
 門徒數百日夜匪懈邕邕肅肅致自欣樂三藏法師
 於中寺出律部本末精悉若覩初製毗婆沙法師於

石羊寺出舍利弗毗曇梵本雖未及譯時問中事發
 言新奇貧道一生猥參嘉運遇茲盛化自不覩釋迦
 祇桓之集餘復何恨但恨不得與道勝君子同斯法
 集耳稱訕既深聊復委及然來問婉切難為郢人貧
 道思不關微兼拙於筆語且至趣無言言則乖至云
 云不已竟何所辨聊以狂言示訓來旨也肇後又著
 不真空論物不遷論等并注維摩及製諸經論序並
 傳於世及什亡之後追悼永往翹思彌厲乃著涅槃
 無名論其辭曰經稱有餘無餘涅槃涅槃者秦言無
 為亦名滅度無為者取乎虛無寂漠妙絕於有為滅

度者言乎太患永滅超度四流斯蓋鏡像之所歸絕稱之幽宅也而曰有餘無餘者蓋是出處之異號應物之假名余嘗試言之夫涅槃之為道也寂寥虛曠不可以形名得微妙無相不可以有心知超羣有以幽昇量太虛而永久隨之弗得其蹤迎之固眺其首六趣不能攝其生力負無以化其體眇泮惚恍若存若往五目莫覩其容二聽不聞其響冥冥窈窈誰見誰曉彌綸靡所不在而獨曳於有無之表然則言之者失其真知之者返其愚有之者乖其性無之者傷其軀所以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

提唱無說以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花斯皆理為神御故口為緘嘿豈曰無辯辯所不能言也經曰真解脫者離於言數寂滅永安無終無始不晦不明不寒不暑湛若虛空無名無證論曰涅槃非有亦復非無言語路絕心行處滅尋夫經論之作也豈虛構哉果有其所以不有故不可得而有無其所以不無故不可得而無耳何者本之有境則五陰永滅推之無鄉則幽靈不竭幽靈不竭則抱一湛然五陰永滅則萬累都捐萬累都捐故其與道通同抱一湛然故神而無功神而無功故則至功常存與道通同故沖而不改

冲而不改不可為有至功常存不可為無然則有無
 絕於內稱謂淪於外視聽之所不暨四空之所昏昧
 恬兮而夷怕焉而泰九流於是乎交歸眾聖於此乎
 冥會斯乃希夷之境太玄之鄉而欲以有無題榜標
 其方域而語神道者不亦邈哉其後十演九折凡數
 千言文多不載論成之後上表於姚興曰肇聞天得
 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伏惟陛下
 睿哲欽明道與神會妙契寰中理無不統故能游刃
 萬機弘道終日威被蒼生垂文作範所以域中有四
 大王居一焉涅槃之道也蓋是三乘之所歸方等之

洲府渺茫希夷絕視聽之域幽致虛玄非羣情之所
 測肇以入微猥蒙國恩得閑居學肆在什公門下十
 有餘年雖眾經殊趣勝致非一然涅槃一義常以聽
 習為先但肇才識闇短雖屢蒙誨諭猶懷漠漠為竭
 愚不已亦如似有解然未經高勝先唱不敢自決不
 幸什公去世諮參無所以為永恨而陛下聖德不孤
 獨與什公神契日擊道存快其方寸故能振彼玄風
 以啓末俗一日過蒙答安成侯嵩問無為宗極願涉
 涅槃無名之義今輒作涅槃無名論有十演九折博
 採眾經託證成喻以仰述陛下無名之致豈曰關詣

神心窮究遠當聊以擬議玄門班諭學徒耳若少參
 聖旨願敕存記如其有差伏承旨授興答旨慇懃備
 加讚迷卽敕令繕寫班諸子姪其爲時所重如此晉
 義熙十年卒於長安春秋三十有一矣

高僧傳卷第六

音釋

緼

緼 緼委粉切舊絮也緼苦謚彌畢瀉盧谷
 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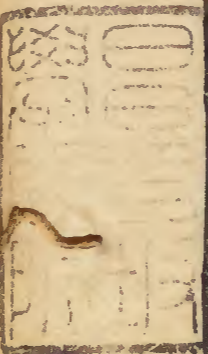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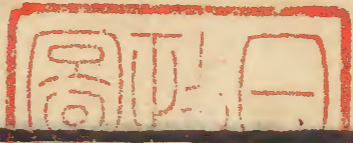
湑

湑 正作胥新於切也趨趨千咨切趨七余
 切

陴

陴 皮縣名卹音邱辛律切績胡對切血女六切
 敗北也

萬真該高浮 曆州銀五兩一錢二分計一萬一千六百五十二字
 曆辛亥歲夏四月徑山寂照庵識



Handwritten vertical text in the left margin, likely a library or collection stamp.

Handwritten vertical text in the left margin, likely a library or collection stamp.

